

孙跃 著

西湖边的红颜



孙跃 著

西湖边的红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湖边的红颜 / 孙跃著: 一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80758-572-5

I. ①西… II. ①孙… III. ①女性-名人-生平事迹-
中国 IV. ①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10264号

西湖边的红颜

孙跃 著

责任编辑 孙旭明
美术编辑 张 磊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 (邮编: 310014)
电话: (0571)87997719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版	杭州开源数码设备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8-572-5
定	价	46.00 元

前言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云山已作蛾眉浅，山下碧流清似眼”。杭州因其山水的妩媚秀丽而被人们称为女性化的城市。

西湖边的红颜，也就是西湖边的女人，写的都是与杭州、与西湖有些关系的女性。她们有的在杭州出生成长，是土著的杭州人；有的在杭州度过了童年，从小受到了西湖山水和文化的滋润；有的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到过杭州，或者在西湖边生活过；有的则最终魂归西湖，永伴湖山。她们中的代表人物有苏小小、琴操、李清照、朱淑真、冯小青、王微、柳如是、陈端生、秋瑾、沈秋水、王映霞、陈学昭等。

她们有的月白风清，有的淡雅宁静，有的明媚艳丽，有的凄婉多情，有的贤惠温顺，有的愁苦悲凉，有的英武刚烈，有的英姿飒爽，有的多才多艺，有的优雅温馨。总之，多姿多彩，光彩照人。在她们身上显示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职业、不同生活形态女性的各种生活状况。

她们虽然处在不同的时代，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信念和志趣，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但她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不同时代中女人的命运、女人的风采、女人的追求、女人的奋斗，以及女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同时也反映了她们所处时代的特点和社会发展变化的轨迹，反映了不同时期女性的特点和变化，呈现出随着社会文明进步的步伐，妇女获得自由、平等、解放的足迹。而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又总与杭州和西湖有着某种联系或者机缘，在她们或长或短的人生经历中，或多或少地受到这方山水的影响，打上了杭州和西湖的印记，也为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和深厚的西湖文化注入了丰富的人文内涵、特有的神韵和独特的魅力，成为西湖文化和杭州人文精神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使西湖文化体现出更为明显的多源性、多样性、丰富性和

包容性。

西湖边的红颜，是杭州地域文化和西湖文化的一抹奇异色彩，是西湖的一道靓丽风景，使本来就充满风花雪月味道的西湖变得更加富有内涵，更加柔软艳丽，更加迷人。

在时光的流逝中，社会巨变、人事沧桑，西湖风光依然迷人，而那些昔日西湖边的红颜，她们的往事和身影已在历史的烟云中渐行渐远，有的已淡出人们的视线和记忆。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在男权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氛围下，与男性相比，女性个人发展的空间狭小，成才的环境恶劣，她们的事迹、诗文能够留存史册，更属不易，显得非常珍贵。而经过寻觅和考证，用散文的笔调再现她们的人生以及昔日的才华和风采，给中国文化、给杭州地域文化和西湖文化增添一份由女性所带来的特有色彩，是笔者写作《西湖边的红颜》的目的。

目录

前 言 / 1

苏小小 / 1

樊 素 / 8

琴 操 / 13

王朝云 / 18

朱淑真 / 24

李清照 / 30

冯小青 / 37

林天素 / 46

黄媛介 / 49

王 微 / 59

杨云友 / 71

柳如是 / 79

袁 机 / 89

梁孟昭 / 93



顾之琼 / 98
林以宁 / 102
徐德音 / 106
陈端生 / 112
孙云凤 / 115
文静玉 / 123
汪 端 / 129
吴 藻 / 136
沈善宝 / 146
惠 兴 / 152
秋 瑾 / 158
尹维峻 / 165
沈秋水 / 172
王映霞 / 178
胡杏芬 / 190
张爱玲 / 204
林徽因 / 210
陈学昭 / 218
汪协如 / 224

苏小小

“千载芳名留古迹，六朝韵事著西泠。”

杭州美丽的西泠桥畔有一座慕才亭，亭中有一座南齐歌妓苏小小的墓。

相传，苏小小是南齐（479—502年）钱塘人，姿容美丽，婀娜善舞，能歌会诗。

苏小小的故事出自六朝陈代徐陵编的诗集《玉台新咏》。《乐府广诗》记载：“苏小小，钱塘名娼也，盖南齐时人。”《西湖游览志余》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苏小小者，钱塘名妓也，盖南齐时人，其墓或云西湖曲，或云江干。”明朗琰《七修类稿》中说：“苏小小有一人，皆钱塘名娼也。一南齐时人，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解题》下已注明矣。故古辞有《苏小小歌》，及白乐天、刘梦得诗称之者。《春渚纪闻》所载司马才仲事，并是南齐苏小小也。”

苏小小的生平虚无缥缈，我们只能在一些古代的诗文中寻找蛛丝马迹。苏小小的故事似乎是由历代文人不断创作、敷衍而成的，苏小小的形象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丰满。宋代何蘧创作的笔记小说《春渚纪闻》，描写了文士司马才仲在夜里做梦时，梦中遇到了苏小小的芳魂，他们相互愉悦爱慕、幽婚三载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对以后有关苏小小小说的影响很大。清康熙年间的《西泠韵迹》，乾隆时期的《西湖拾遗》中，都有文章系统地演叙苏小小的生平事迹，使苏小小的人生变得具体和真切起来。如在她家里窗门的一侧，挂着她自撰并手书的楹联：“闭阁藏新月，开窗放野云。”当然也有一些演绎存在明显的痕迹，如有人说她在年幼时就写出了“水痕不动秋容净，花影斜垂春色拖”的诗句，对照南齐时的诗，显然这诗句由后人杜撰的可能性更大。

相传，后来苏小小因为家中遭遇不幸，被逼沦为歌妓。

苏小小有一大爱好，就是置身于自然的湖光山色之中，观赏西湖的山水，这是她人生中的一大享受。有人曾劝她乘着年轻美貌，寻一户好人家嫁了，即使是给富豪做小，也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总比那夕迎朝送、勉强为欢的妓女

生活要强。但是苏小小却不这么认为，她说，嫁到富贵人家，就如鸟入樊笼，坐井观天，就不能自由地遨游于西峰三竺，徜徉在西湖的烟柳画桥之间了。

有一天，苏小小她坐着油壁车在白堤上观赏水光山色，遇见一位长得非常俊雅的少年，骑着青骢马从断桥出来，少年也看到了坐在香车中的苏小小，立即被她的美貌所吸引。两人四目相遇，眉目传情，一见倾心。少年还没来得及及上前打招呼，只听少女在香车中吟出一首诗来：

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
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诗中的青骢马好理解，是一种毛色青白的骏马。而油壁车是一种怎样的车呢？古时有一首《临江仙》的词对它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毡裹绿云四壁，慢垂白月当门。雕兰凿桂以为轮。舟行非桨力，
马走没蹄痕。望影花娇柳媚，闻声玉软香温。不须窥见已销魂。
朝朝松下路，夜夜水边村。

骑马的少年名叫阮郁，这次是奉父亲阮道之命，到浙东公干，听说西湖美丽，就顺道前来游玩。

阮郁见了远望如晓风杨柳的苏小小，听了苏小小所吟的诗，不免动了心。他经过打听，才知道这位美丽少女是杭州歌妓苏小小。于是，阮郁就托人介绍，来到清幽的西泠桥畔，在松下屋舍与苏小小相见。这一次，他把苏小小看了个真切，《西泠韵迹》中用一首《西江月》这样描绘从绣帘中走出来的苏小小：

碎剪名花为貌，细揉柳成腰。红香白艳别生娇，恰又莺雏燕小。
云鬓乌连云髻，眉尖到眉梢。漫言姿态美难描，便是影儿亦好。

西湖山清水秀，古时就是谈情说爱的好地方。苏小小与阮郁自从相识以后，形影不离，每天共游西湖山水，访遍那时为数不多的古迹名胜。

经过在西湖边风花雪月的相恋，两人感情日深，结为夫妻。但是，好景不长。不久，阮郁在京城做官的父亲催儿子归去建立功业。迫于父命，阮郁只得依依不舍地与苏小小话别。从此，阮郁如乘黄鹤去，小小思夫心忧忧。

当时，上江观察使孟浪闻得苏小小芳名，便记在心里，而且心中还有些怀疑，不信这西湖边真有这样美丽的才女。一次，他来到钱塘办理公事，就想一会苏小小。

他在湖中官船上设宴，派人去请苏小小前来相陪。没想到催了几次，苏小小都推说有事，没有前往。孟浪恼火了，心想一个妓女竟敢不把自己这个官员放在眼里，就派人到县衙，让他们立即将苏小小拿来。县官知道孟浪性情暴戾，不好惹，就悄悄地派人告诉苏小小，要她青衣蓬面前去谢罪，少惹事端。还有人劝她先用钱去打点一下，以免受皮肉之苦。

苏小小听后不慌不忙。她混迹风尘，阅人无数，最了解男人，尤其是那些当官的男人。她知道孟浪恼怒是因为见不到自己，自己要是稍作梳妆，他见了之后就会给钦慕之心以安慰，恼怒自然就会消去。如果自己青衣蓬面去见他，显得不才不美，他就会更加恼怒，自己反而会遭到羞辱和不幸。

她一番梳妆之后，来到西湖边，款款上了孟浪的官船。孟浪心中有气，刚想发作，但一见了苏小小美丽的容貌，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淡淡的幽香，气马上就消了一半。但他还是要为难她一下，就说：“我叫了你三天，你为什么不来？今天来了，是求生，还是求死？”

苏小小说：“‘爱之则欲其生，恶之则欲其死’，都在相公欲中，贱妾安能自定？”孟浪听了以后笑着说：“果然风流聪明，但这些都是口舌之辩才，不是实学。你若能赋得好诗，我不但不加罪，还要以礼相待。”说完就指着船中桌子上一只花瓶上画的一枝梅花，要她做一首诗。苏小小从容不迫，信口吟道：

梅花虽傲骨，怎敢敌春寒？

若更分红白，还须青眼看！

孟浪听后，不得不对苏小小的才华表示钦佩。当然，更使孟浪倾心的还是苏小小诱人的美色。他笑着走下来，挽定苏小小的玉腕，邀她入座，一同欢饮。孟浪恩威并施，终于将苏小小拥入罗帏，轻解裙带，一亲香泽，留下重金后满足地离开了杭州。

西湖的秋季天高气爽，丹桂飘香。一天，苏小小来到杭州赏桂胜地满觉陇赏桂花，在香气袭人的石屋洞结识了正在攻读的穷书生鲍仁。鲍仁学习勤奋，清俊正直，却因家贫无力筹措盘缠，难以赴京应考。苏小小知道这一情况后，怜才之心油然而生，就邀请他到自己家中相叙，慷慨地拿出百两银子送给鲍仁，帮助他赴京应考。鲍仁双手接过美人的馈赠，满怀感激而去。

鲍仁金榜题名，出任滑州刺史。此刻，他最想见的人是苏小小。他没有忘记恩人，专程来到西湖边，准备好好地酬谢苏小小，与她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哪知此时，苏小小因苦苦思念远方的夫君，加上应酬过劳、感受风寒酿成了大病，已经香消玉殒。苏小小临终之前说：“交，乃浮云也；情，犹流水也。随有随无，忽生忽灭，有何不了，致意于人？至于盖棺以后，我已物无形

消，于丰俭何有？悉听人情可也。但生于西泠，死于西泠，埋骨于西泠，庶不负我苏小小山水之癖。”

鲍仁得知已不能与苏小小重逢之后，穿戴白衣白冠，骑快马来到西泠桥头，他抚着苏小小的灵柩伤心地哭道：“你是个千秋具慧眼、有血性的奇女子！既慨然助我百两银子，怎么就不待我功成名就？我这一腔知己之感，向谁去说？”声泪俱下，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鲍仁在西泠桥头为苏小小筑墓，亲笔题书了“钱唐苏小小之墓”的墓碑。后来，墓上建起一座亭子，叫做慕才亭。

苏小小的故事被不断传唱，写入各种文学作品中，还被搬上了舞台。从中晚唐开始，诗人们的心中有了一个倩影，把苏小小作为吟咏和表达情感的对象。唐长庆初年，大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不仅修六井，筑白堤，还为弘扬西湖历史文化作出了贡献。白居易很关注苏小小这个人物，在他的笔下，苏小小是一位天真多情的西湖少女：“苏州杨柳任君夸，更有钱塘胜馆娃。若解多情苏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剥条盘作银环样，卷叶吹为玉笛声。”来到杭州以后，他写过“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等诗句。

以后，无论是唐宋年间，还是元明清历代，诗人们在写西湖时，总是忘不了苏小小，忘不了这个当年曾出现在西湖边荒村野渡的美丽悲剧形象，经常将苏小小写入诗中。

宋代尤其是南宋开始，西湖进入了历史上的繁盛时期，西陵古渡作为连接栖霞岭与孤山的交通要道，到这里摆渡、登山游湖的人越来越多，昔日“得鱼无卖处，沽酒入芦花”的荒凉之地，逐渐出现了“狂客醉欹明月上，美人歌断绿云消”的热闹景象，这里的苏小小墓也因此游人不断，蜚声遐迩。诗人们在西湖寻得这一风流古迹，自然是诗兴难耐、有感而发，写苏小小的诗多得满箩筐。

在这些诗词中，唐代李贺的《苏小小墓》较为有名，这首著名的“鬼”诗，写出了苏小小美丽的幽魂：

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
风为裳，水为佩。油壁东，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

还有张祜的《题苏小小墓》，凄婉地诉说了苏小小的故事：

漠漠穷尘地，萧萧古树林。
脸浓花自发，眉恨柳长深。



旧时的苏小小墓

夜月人何待，春风鸟为吟。
不知谁共穴？徒愿结同心！

宋代隐居孤山的诗人林逋也写过有关苏小小的《相思令》，使人感到过着梅妻鹤子隐居生活的林逋，心中也翻腾着感情的波澜：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争忍有离情？君泪盈，
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

南宋时，康伯可模仿林逋，也作有写苏小小的《长相思》：

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霭中。春来愁杀侬。郎意浓，
妾意浓，油壁车轻郎马骢。相逢九里松。

与南宋同时期的金朝，也有诗人写苏小小，元遗山作有《苏小小图词》，用词题画，实际上是描画了苏小小的美好形象：

槐阴庭院宜清昼，帘卷香风逗。美人图子阿谁留？都是宣和名笔
内家收。莺莺燕燕分飞后，粉淡梨花瘦。只除苏小不风流，斜插

一枝萱草风钗头。

至于有关苏小小的诗句，在历代诗词中经常可以看到。宋代徐铉有“凭郎暂驻青骢马，此是钱塘苏小家”，元代杨维桢有《西湖竹枝词》“苏小门前花满株，苏公堤上女当垆”，明代纪青有“墓头堤上柳株株，才子佳人总姓苏”，清代黄仲则《江南好》“有怨只埋苏小骨，无情不上范蠡舟”，清代赵翼有“苏小坟连岳王墓，英雄儿女各千秋”。在历代文人的诗词中，要寻找关于苏小小的诗句，还可以找到很多。

苏小小的名字在历代西湖题咏中频繁出现，西湖胜景与苏小小的倩影和精灵已经融为一体。文人们失意回乡归隐时，会想起“乡亲苏小小”，为“罗袜香尘何处觅”而感到惆怅；得意还乡后，他们重睹山水湖桥，幻想着与苏小小邂逅酬唱、款诉衷情。清代学者、杭州诗人袁枚就刻有一枚“钱塘苏小小是乡亲”的印章，常带在身边。苏小小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西湖山水和文化中一个活的灵魂。

苏小小这个人物，不仅文人们关注，而且还引起了皇帝的注意。相传，康熙皇帝南巡来到杭州，在接见地方官员时，似乎是随口问起：“听说你们这里出过一个苏小小，不少诗人写过她，朕想到她墓上看看，这个墓还在吗？”地方官员报告说：在呀，皇上要看，明天就能看到。据说康熙皇帝第二天看到的苏小小墓是地方官员连夜堆起来的一个土丘。

乾隆皇帝到杭州时，也传下了一段与苏小小有关的轶事，而且促进了苏小小墓这一历史遗迹的保护和传承。对此，清代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苏小墓在西泠桥侧。土人指示，初仅半丘黄土而已。乾隆庚子圣驾南巡，曾一询及。甲辰春，复举南巡盛典，则苏小墓已石筑其坟，作八角形，上立一碑，大书“钱塘苏小小之墓”。从此吊古骚人不须徘徊探访矣。

苏小小的墓旁有一座慕才亭，也是几经翻建。在亭子的柱子上，历代以来有许多文人施展才华，创作了众多的楹联，给这一文化现象增添了内涵。本文开头的“千载芳名留古迹，六朝韵事著西泠”便是其中之一，其他还有“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铸金”、“几辈英雄拜倒石榴裙下，六朝金粉尚留抔土堁中”、“桃花流水杳然去，油壁香车不再逢”、“十载青衫频吊古，一抔黄土永埋香”、“灯火珠帘尽有佳人居北里，笙歌画舫独教芳冢占西泠”等。

苏小小被塑造成心灵性慧、姿容如画、识见不凡、富有血性的奇女子，具有痴爱山水、喜欢自由、豁朗达观、慷慨侠义的性格特点，以及谙熟世情、洞

彻人生的丰富阅历。许多文学作品中对苏小小貌奇、才奇、识奇的佳人禀赋，对情之所钟、意中所眷的男女情爱和人相相知、贵知乎心的男女情谊进行了歌颂，具有反对封建礼教的进步意义。

苏小小是西湖上最早出现的才女，是西湖人文的一个亮点，苏小小的艺术形象在宋元旧式才子佳人的基础上充实、完善，成为中国才子佳人艺术世界中的一个典型形象，她的故事也逐渐被演化成才子佳人小说的经典范式。苏小小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历史上有不少人对她的故事、形象、影响等作过研究。吴晶在《西湖诗词》一书中说：“后世文人的西湖佳人情结正由她而起。”“作为六朝人物，苏小小一出，作为最早的西湖女性与女诗人，奇妙地预言、影响和奠定了后世西湖才女们的性情和命运。”事实似乎真是如此。在以后出现的西湖女子的身上，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到苏小小的影子，或者是苏小小对她们的影响。

樊 素

樊素是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家姬，她的这种身份，打着明显的时代烙印。由于白居易在历史上的名声很大，她也沾了光，跟着闻名遐迩。樊素与白居易府中的另一名家姬小蛮，在一些著名的史书中留下了姓名。《旧唐书·白居易传》中记载：“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新旧《唐书》一向是以严谨精练闻名史坛，连岑参这样的朝廷四品命官、知名的边塞诗人，也没有在书中立传，樊素和小蛮却能在这样的重要史书中留下名字，真是十分难得。

史书上说，樊素是江南人，也有的则直接说她是杭州人，是西湖边的红颜。白居易到杭州任刺史后，第二年就在杭州的虚白堂前排练传播京城的《霓裳羽舞衣》，樊素和小蛮虽然不一定是做这件事的主力，也应该是帮助白居易做这件事的重要力量。

唐孟棨的《本事诗·事感》中说：“白尚书（居易）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从这一记载中我们得知，樊素的嘴小巧鲜艳，如同樱桃一般；小蛮的腰柔弱纤细，行走时如同杨柳轻摆。历史上文人把美人形容成樱桃嘴、小蛮腰或杨柳腰，大概就是从白居易的这首诗开始的，后来苏东坡也写有“一颗樱桃樊素口”的诗句。

《西湖佳话·白堤政迹》中对樊素也有记载：“樊素善于清讴，每歌一声，而齿牙松脆，不啻新莺；小蛮善于飞舞，每舞一回，而腰肢摆折，胜似游龙。故乐天爱之特甚，日侍不离。”白居易写有《杨柳枝词》，比喻、描绘小蛮的舞姿：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

永丰西角荒园里，终日无人属阿谁？

《杨柳枝》是唐代流传于民间的俚曲小调，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对它作了加工，改变了它的一些形态，还创作了新的歌词，专门提供给歌妓演唱。樊

素很会唱《杨柳枝》，并因唱此曲出了名，以致人们就叫她“杨枝”。对此有白居易的《不能忘情吟序》为证：“妓有樊素者，年二十余，绰绰有歌舞态，善唱《杨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闻名洛下。”

这么美丽、聪明、能干的樊素，白居易自然很喜欢。在白居易的诗集中，有不少关于樊素的诗，比如白居易这首开成五年（840年）三月三十日作的《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

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独掩扉。
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
闲听莺语移时立，思逐杨花触处飞。
金带缁腰衫委地，年年衰瘦不胜衣。

这是写唐文宗开成五年的那个春天，此时的白居易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了，年老体衰，满头白发。古时“人生七十古来稀”，到了这个年纪已经是风烛残年。那年正值暮春三月，酒宴散后，春尽花残，更使人添了一份伤感。

“独掩扉”的白居易突然感到莫名的惆怅和寂寞，他又想起了以前家中他最心爱的樊素，然而正像诗中所说的“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樊素仿佛和那烂漫的春光一起走远了，留下来的只有诗人满怀的孤寂和病愁。

在唐代，许多成功男人家里养着家妓。她们可以为主人提供文化娱乐和性欲满足，同时也显示着主人的地位和实力。白居易步入仕途以后，曾任刑部侍郎和杭州、苏州等地的刺史，这样的社会地位，家中自然也养有家妓。如他的《池上篇并序》中所说：“罢刑部侍郎时……洎臧获之习箠磬弦歌者指百以归。”臧获，是指低等的家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罢去刑部侍郎（相当于现今司法部副部长）职务时，带着百余名懂“箠磬弦歌”的“臧获”回家。他在《小庭亦有月》一诗的自注中，有“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也”的说明。还有在《寄李郎中》有这样的诗句：“往年江外抛桃叶，近岁楼中别柳枝”，自注：“桃叶，陈结之；柳枝，樊素，二爱妓也。”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白居易的家妓曾多达百人，而最为宠爱以至入诗留名的，至少有包括小蛮腰在内的樊素、小蛮、陈结之、菱、谷、紫、红等七人以上。

有人考证，蓄养家妓之风始于东晋，到唐代已较普遍。对唐代家妓的生活状态，一些史书中有所反映。唐玄宗时，国舅杨国忠专权，他的生活豪奢荒淫，冬天时专门挑选身体肥胖的婢妾站在他前面为他遮风，称为“肉阵”或“肉屏风”。当时的申王学他的做派，每到冬月风雪苦寒之时，就让宫妓紧密地围在旁边为他抵御寒气，他将这种做法称为“妓围”。从《开元天宝遗事》的记载看，岐王则更为下流，每到冬寒手冷时，他不是到火旁烤火御寒，而是把手伸进家中妙妓的怀中揣其肌肤，谓之暖手。还有一位叫孙晟的人，“家妓

甚众，令众妓各执一食器，周侍于其侧，谓之肉台盘”。白居易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官员，他对待家妓也许会人性一些、文雅一些、怜香惜玉一些，但白居易具体是如何对待家妓的，其实用不着去深究。

养着一大群家妓，日常的花费可想而知。因此，蓄养家妓，需要有一定的权势，也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白居易在年轻时，诗人顾况告诫他“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那时的他事业刚起步，住房还成问题，是养不起许多家妓的。白居易写诗时，常把自己任职和收入的情况反映出来。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白居易任校书郎时写诗道：“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五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不久，白居易升为左拾遗，工资增加了，“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他仕途顺利，当了一些地方的刺史和刑部侍郎，成为四品以上的大员，居住问题自然就容易解决，养一些家妓也就不成问题了。唐朝时中等州郡刺史的官品属于正四品，按理应得禄米约每月二百八十石，822—824年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当时杭州和苏州的规模相当，每月工资是米二百五十石左右。唐宝历元年（825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他的工资已较丰厚：“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有人考证，元和十三年（818年）时“刺史每月一百五十千”，另外每月还有各种福利，待遇非常丰厚，这自然为白居易在家里蓄养一群“小蛮腰”提供了经济后盾。

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开成四年（839年）白居易去职，还得了风病，“伏枕者累月”，收入也相对减少了，过去那种“小蛮腰”成群的美好生活自然难以为继，他只能面对现实，做出“乃放诸妓女樊、蛮等”的决定。

白居易对樊素应该是非常有感情的，他放樊素等家姬出去，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是“三嫌老丑换蛾眉”，是喜新厌旧。樊素从杭州起一直陪伴在白居易身边，时间达十四年之久。

唐代养家妓成风，似乎还有向别人索要家妓的做法。当时在苏州任刺史的刘禹锡，有一次参加扬州节度使李绅的宴会时，见到了一位色艺俱佳的家妓，倾慕不已，就写了《赠李司空妓》的诗，内容是向李绅索讨这位家妓。李绅抹不开面子，不好意思回绝他，就不情愿地把美人送给了刘禹锡。历史上还传下来这样一件事：白居易曾向当时的宰相裴度要了一匹好马，裴度大概听说过樊素的芳名，于是写信给白居易，并附诗说：“君若有心求逸足，我还留意在名姝。”他用古人“千金名马换小妾”的典故向白居易打秋风，想要走樊素。虽然裴度是当朝宰相，有权有势，但白居易却不买账，他难以割舍樊素，就写了一首诗婉拒裴度：

安石风流无奈何，欲将赤骥换青娥。

不辞便送东山去，临老何人与唱歌？